

## 第二届北京大工匠：高巍

(服装设计师)

师傅：樊其辉、李宁

## 他们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我从小就喜欢绘画，毕业后进入服装行业，凭借出色的设计功底，荣获了各项大奖；我在巴黎继续深耕服装设计，连续13年参加法国巴黎时装周，是迄今为止参加此项顶级国际女装展时间最长且最为成功的华人服装设计师；回国后，我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并受聘成为北京服装学院的客座讲师，还参与非遗文化传承的培训，对非遗文化进行创新研发。我就是北京臻品裔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首席服装设计师及技术主管——高巍。

因为从小喜欢画画，我读了工艺美术技术高中，学的工艺美术专业，然后又在中國科技经营管理大学学了几年服装设计，1990年毕业后，我来到北京望族时装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这一待就是10年。

那时，国内的服装设计还处于刚起步阶段，自己画图、打版、设计服装样式、剪裁、制作样品……整个过程，我都要参与进来，在熟悉服装制作整个流程的时候，我认识了服装制版师樊其辉。在随后的很多年，樊其辉师傅对我影响很大，对我来说，樊其辉既是老师，又是好友。

刚入行时我对服装设计的理解还不是很深，我认为服装设计，只要把设计图画好就行，每次我画好设计图后都会交给樊师傅打版。在合作的过



樊其辉

程中，他精益求精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每一次他都会先仔细阅读设计图再打版做纸样，然后在布料上精心裁剪，并和样衣师傅一起制成最终的样品。比如一个扣眼的位置，一个结构的分割，位置稍微差一点点他都不允许。制作一件好的衣服，不仅要设计得出色，还要制作得漂亮，从版型到缝制，每个小细节都决定了衣服的整体质量，所以要不断追求完美。

由于衣服做得漂亮，上世纪90年代，很多明星都会找樊师傅订制服。他对服装有一种深爱，真正是沉浸在其中，像制作艺术品一样。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服装设计的理解有了新的提升，设计一件衣服，从画图、打版、剪裁、制作样衣……每个过程我都尽



高巍

李宁

力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

我也鼓励樊师傅往服装设计的发展方向，并鼓励他积极参加比赛，在1998年，我们都报名参加了第六届“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大赛，在这场比赛里，来自全世界30多个国家、1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我获得了比赛金奖，而樊其辉获得了银奖。这次比赛，对我们两人来说，开启了新的事业起点。

后来我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连续13年参加法国巴黎时装周；2017年，我受聘成为北京服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客座讲师，教授服装面料及款式设计再创新课程。

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是中央美术学院李宁老师，她宽广的胸怀，无

私为学生提供各类培训、指导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对我来说，樊其辉与李宁既是良师，也是益友。

2019年，我应李宁老师邀请，作为专家，为准备参加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选手提供指导，李宁老师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专家。在赛前，她根据比赛内容，带领着我们对选手进行赛前训练和辅导。通过这种合作，让我学到了很多，明白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可以在短期内让学生的综合技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此外，她还特别关心参赛的选手们，总是尽心尽力为选手们提供各类比赛、工作机会，她的一举一动让我更加明白一位师傅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 第一届北京大工匠：刘更生

(手工木工)

师傅：刘宝勤、孙月楼、李喜尧

## 学好手艺，绝不给师傅们跌份儿

我的第一个师傅，其实是我父亲。

我父亲叫刘宝勤，是龙顺成的老师傅。我从小生活在天坛北门附近的鲁班胡同。我们那个大杂院有10户人家，住的也都是龙顺成的师傅们。我从小就受到父亲和环境的影响，喜欢木工，喜欢红木家具。

父亲经常教育我，学木工活，要做到“四勤”：手勤、眼勤、嘴勤、腿勤。以后进了车间当学徒，师傅当然会手把手教，但是又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教，最后全靠自己用心观察。过去，学手艺都是“偷艺”。看着师傅干活的过程中，自己就学了。这就是老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父亲说，车间里有那么多高明的师傅，每个人都有绝活。从每位师傅身上学一招，就了不得了。

除了讲道理，父亲还教了我一些基本技能。比如工具制作和操作动作。过去，木匠吃饭的“家伙什儿”，也就是工具，工具不是买的，都是自己做的。老话说，“三分手艺，七分家伙”。有一套趁手的工具，对于木匠来说很重要。拿做刨子来说，刨子的角度不对，刮出来的就不平。父亲就教我怎么找角度。工具有了，还得会使用。拿工具的姿势、动作，都有规定。老话是“像不像，三分样”。哪个细节不对，活都做不好。



刘更生

1983年，我接父亲的班，正式进了龙顺成。虽然从小就受到熏陶，但是进了厂，就要规规矩矩从头学起。那时候，我的师傅是孙月楼。

以前在家，真正上手干活的机会不多。刚到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我的技巧和方法掌握得还不好。凿眼的时候，这一凿子下去，把料就凿坏了。孙师傅是惜木如“金”，看我把料弄坏了，是又气又急，上来照着我后背就来了一巴掌。我看孙师傅用锯锯木头，锯得很好，我自己一上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就是我动作没有学好，不够规范。不规范肯定出问题，不是把料锯坏了，就是伤到手。我现在手上还有好多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我们厂当时的生产环境和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过了4月份，车间里就热得受不了。三四十人只穿着背心裤衩，干活的时候，也会挥汗如雨。冬

北京市龙顺成木器厂硬木车间工人合影1957.10.7  
前排左数第四个是父亲刘宝勤，后排左边第一个是李喜尧师傅

天，屋里即便生了煤球炉子，可还是有冻冰，手都出不来，也得这么干。

当时，我们家里离单位很近，我父亲虽然退休了，可时不常也会来厂里看看。一看我没做好，手就上来了。那个时候，我就抱定主意，一定要学好这门手艺，不能在叔叔、大爷面前，给父亲跌份儿。

学徒的传统是要学“三年零一节”。我跟着孙师傅学了两年时间，就把基础打好了。

除了父亲和孙师傅，还有一位师傅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李喜尧师傅。我家和李师傅家在一个大杂院。他家上世纪80年代就有电视机，在我们院里也是独一份了。所以进厂之前，我就总往他家跑，跟他很熟悉。开始学木工之后，跑得就更勤了。我经常去请教，怎么把活干好，把手艺学好。

李师傅以前是木匠，后来负责古

旧家具的修复以及销售。从他身上，我学了很多老家具的鉴定、修复。修老家具和制作新家具完全是两码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修一把椅子。修老家具要先进行解体，把老家具拆开。我先按照我以前掌握的技术拆，但是拆了半天也没有拆开。正在疑惑之际，李师傅告诉我，首先得知道这椅子是什么流派和工艺。我手里的这把椅子是苏作的，其工艺跟京作有很大区别。李师傅说，我们就得干到老，学到老。其实，我进厂之后，还跟其他几位师傅学习过，从每位师傅身上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二十年前，还没有“工匠精神”的概念，但是父亲、孙师傅等众多师傅们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不讲条件，专心做好一件事，我觉得就是工匠精神的体现。我一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学好手艺，不给师傅们丢脸。